

# 八大剑侠传·

## 清室暗杀团血滴子

陆士谔  
著



# 八大剑侠传

## 目 录

- 第一回 年总兵无意诞豪杰  
知机子巨眼识英雄…………… ( 1 )
- 第二回 讲中庸塾师受窘  
裁狂狷名士踵门…………… ( 7 )
- 第三回 战礼闹春风得意  
赋东征雨雪载途…………… ( 14 )
- 第四回 年羹尧无心遇侠士  
张乐天有意结英贤…………… ( 21 )
- 第五回 运气术唬倒郝老五  
联珠弹收服净修僧…………… ( 27 )
- 第六回 云中燕发明血滴子  
众英雄祝寿法华庵…………… ( 33 )
- 第七回 歼山魃幸仗奇人  
聆师言悔失交臂…………… ( 39 )
- 第八回 楨贝勒广制血滴子  
年羹尧组织暗杀团…………… ( 45 )
- 第九回 隐姓名偷学罗汉拳  
矜艺术陡遭别足祸…………… ( 51 )

- 第十回 年羹尧巡抚蜀省  
陈美娘卖艺南京…………… ( 57 )
- 第十一回 鸳鸯拐扫除恶煞  
双鲤鱼订就良缘…………… ( 63 )
- 第十二回 谢品山追述灭门祸  
甘凤池立志报前仇…………… ( 69 )
- 第十三回 甘夫人手刃仇讎  
甘凤池就婚宛洛…………… ( 75 )
- 第十四回 美娘失踪事出意外  
存亡莫卜必占牙牌…………… ( 81 )
- 第十五回 孙大头称霸菱花邨  
众英雄推诚甘侠士…………… ( 87 )
- 第十六回 大失望有心觅铜瓮  
天外喜无意得玉鱼…………… ( 93 )
- 第十七回 吕侠士义愤冲霄  
众英雄西山盛会…………… ( 99 )
- 第十八回 小侠士单身探虎穴  
甘凤池飞剑斩慈云…………… ( 105 )
- 第十九回 背盟言侠首遭诛  
破盗窟全书完结…………… ( 112 )

## 第一回 年总兵无意诞豪杰 知机子巨眼识英雄

话说中国拳技一学，共有二派：一是少林派，名叫外家，一是武当派，名叫内家。少林派是初祖菩提达摩大师所创，武当派是洞玄真人张三丰先生所创。一仙一佛，留下这掣电轰雷、惊神泣鬼的拳法，无非为后世驱除豺虎，铲削不平。立意原是很义侠，很慈悲，无如继绳的人，好歹不一，精粗各殊，以致渐传渐弱，愈弄愈错，失之毫厘，谬以千里。到了目今，要找两个略解内、外两派门径的，已如凤毛麟角，不可多得了。且别提年湮代远，即如明朝永乐时候的国师姚广孝，在少林派里头，也算得出群拔类的人才，却被武当派的完璞子（姓程名瑶，字光杓，新安人，徵士搏霄之子）连辱三回，姚国师竟然低眉顺受，可知传久失真，后起为秀（达摩大师，梁武帝时人；张三丰，名玄素，元顺帝时人）。到了清朝世宗时光，上距三丰创学之年，前后相去，差不多已近四百载，枝派繁衍，不知化出了几多小宗，虽没有拳祖的神化莫测，倒也能够运气凝神，身剑合一。有的练剑为丸，藏在脑海里；有的练剑为芥，藏在指甲缝里，用的时候，疾如激电，矫若长虹，三五十步外，取人首级，倒也能够如探囊取物。论到功夫的纯熟，剑锋的犀利，何止光纳日月，直堪气排斗牛，你道利害不利害。

综纪彼时剑侠，姓名可考，事迹可详的，共有八人。称为八大剑侠。清世宗那么英武，手下血滴子那么利害，明查暗访，布设下天罗地网，闹得山摇岳撼，竟不能伤损八大剑侠一丝一毫，正是：

璞经匠斲真才见，水遇滩夷色更清。

这便是本书的缘起。缘起叙明，书归正传。且说北京城里，有一家簪缨世族，阀阅家声，主人姓年，名叫遐龄，官至一品，职居总兵。这年遐龄生性和平，为人忠厚，自归命以来，一竟无荣无辱，朝中满汉各官，倒没一个不跟他要好。他老人家更有一桩出奇的本领，就是惧内。他那位夫人也真厉害不过，这位老爷在军营里，统辖着千军万马，一般有威有武，不知怎么，一入夫人卧室，一瞧见夫人形影，一听得夫人声音，就吓得什么相似。所以年已四十，膝下无儿，纳妾两个字气花儿也不敢出口。

一日，年夫人娘家不知有了桩什么事，接了夫人家去。夫人房里有一个丫头，名叫春花的，生有几分姿色，年老爷平日早就看上了他，碍着夫人，不敢为非作歹，今儿夫人回了娘家去，便是天赐其便，年老爷宛如学里孩子，没了师傅管束，还有什么顾忌，动手动脚，无所不至。春花见主子爱上自己，自然比众巴结。有意栽花花不发，无心插柳柳成荫。偏偏一索就得了孕，夫人回家，幸喜没有瞧出。怎奈肚子里的东西，一天一天膨胀起来。春花怀着鬼胎，生恐夫人查问，亏得夫人事烦，没暇查究他，平平稳稳，居然度过了七八个月。

一日，夫人为了一桩什么事使唤春花，冷不防瞧见了那大肚子，心里动疑，唤住了仔仔细细一打量，愈看愈疑，愈疑

愈看，盘问春花，初时不肯说，经不起夫人软哄硬唬，一阵哄唬，骗诈，竟然骗得他和盘托出，说是老爷要我服事，没法儿只得顺从了，自知不合，恳求恕罪等语，夫人大怒，喝令把春花吊起，皮鞭藤条，狠狠抽了一顿。春花身上，怀有七八个月的胎，如何经得起这么的催生药，腹痛腰酸，一连几个屏阵，呱呱地产下一个孩子来。夫人见了，怒上加怒，喝令家人把孩子抱去丢掉，随唤官媒，把春花领去变卖。年老爷虽然不忍，终是爱莫能助，眼睁睁瞧那春花，宛转娇啼，被媒婆领了去。

且说家人年福，见夫人盛怒之下，不敢违拗，抱了孩子向后门走去。后门口有几间破屋，一间是猪栅栏，畜着五七头猪，其余两间，是堆放柴炭所在。年福才到猪栅栏口，忽然一道红光，直奔面门来，唬一大跳，不及拔门启门，把孩子就向猪栅栏掷去，急急回到自己房里，心下还兀兀地跳个不停。年福家的瞧见他汉子这么形色仓皇，也吃了一惊，只道他干了什么亏心事，忙问甚么甚么。年福便把夫人怎么发怒，春花怎么受责，怎么生产，怎么叫官媒把春花领去，叫我把孩子丢掉，到了后门口怎么瞧见红光扑面的话，细细说了一遍。年福家的道：“且住，这孩子是男是女？”年福道：“是男。”年福家的道：“你造这么大的孽，真是该死！主子这么年纪，并无子嗣，幸喜留下这一点骨血，你倒又巴巴的去葬送掉，天就容你，年府的祖宗也不容你！我和你却是府中家奴世仆，一丝半粟，都是主子恩典，没的报主，却倒绝起主子后嗣来。”年福道：“这个过，我可不能任受。太太吩咐，我们做奴才的那里敢驳回。”年福家的道：

“太太叫你丢掉，你不会偷偷抱到家里来的么？现在我妹子

新产是头胎，乳是多不过，叫他抚育，是很好的。”年福听了，深自懊悔。

过了三四日。这一天，无意中走到后门口，忽听得小孩啼声，仔细根寻，声音出自猪栏中，年福忙赶入一张，只见一只大母猪，护着一个小孩子，正在那里喂乳，那几个小猪儿，挨着小孩，争乳吃，所以小孩啼哭呢。年福认得这小孩，就是前日奉命丢掉的，见事隔多日，依然活泼泼地，不禁喜出望外，跨进猪栏，赶开母猪，抱起瞧时，见孩子的两个小眼睛炯炯有神，乌溜溜只瞧着年福，啼声顷刻停住了，好似在前生认识过似的。抱回房中，告诉年福家的。年福家的也笑逐颜开，向年福道：“看来这位少爷，有点来历，将来长大成人，说不定是个大官儿，咱们好好的抚养他起来，也不枉主子待我们的恩德。”年福道：“是呀，倘然是寻常孩子，母猪儿再也不会喂他乳吃了。”当下年福夫妇，把这孩子，当作自己儿子一般看待，保抱提携，十分周至。

时光迅速，弹指六年，这孩子已经六岁了，论他的质地，果是聪明出众，论他的性子，却又顽劣异常，淘气起来，别说平人说他不听，劝他不住，就是父师的教训，他也不很在意。这一年，京师来了一个星家名叫知机子，算命看相，断事如神，遨游公卿士夫间。公卿士夫，无不倒屣相迎。这月，年遐龄接着寮友荐函，也请知机子来家，推星看相。恰值这孩子在前门玩耍，知机子一瞧见这孩子，不禁暗暗喝彩。比及到了里面，相过年遐龄，知机子兜头一揖道：

“并非晚生恭维，大人尊相，贵不可言，三山得配，五岳均匀，三十年之内，定然位极人臣。”年遐龄大喜。知机子道：“大人恕罪，晚生还有一话，要当面陈明。大人的



功名，不是自己挣来的，是诰封功名。晚生斗胆，要请出公子来一相。”年遐龄随叫家人抱公子出来。原来年夫人自从逐掉春花之后，不上一年，也怀了孕，此刻少爷已经五岁了，取名希尧，生得粉装玉琢，遐龄夫妇，视同珍宝。一时抱出，知机子打足精神，端详了好一回，先相面，后相手。相毕，开言道：“这位公子，也是朝廷一品官，但是诰授的恩荣，这位公子，还不足以当此。还有几位公子，请大人一并清出来，待晚生细相。”年遐龄道：“老夫年逾不惑，只此一子，先生之言，实是无从索解了。”知机子道：“这可奇了。晚生挟术半生，从没有错误过，难道这一回会看失眼不成？”沉吟半晌，忽作醒悟的样子道：“是了，晚生方才在府门口，瞧见一个孩子，举动活泼，瞻视非常，既然不是府上哥儿，却是谁家孩子，大人大概总知道。”年遐龄道：“这可不知道。”知机子道：“晚生见这孩子，跑入府上书房去的，书房里那位管家，还跟他讲话的呢。”年遐龄道：“谁呢？呀，是了，定是他，这是咱们奴才的小子年小三。先生眼力果然不错，这小子我也讲他将来定有出息，就可惜根基太薄，作了奴才的小子，恁他如何，发迹煞也有限，要是生在咱们家里，那就不可限量了。”知机子道：“大人，这倒不能一笔抹煞。汉时大将军卫青，也是奴仆出身。既是府上的小管家，奴荣主不辱，也是大人荫德所致。可否传这小管家进来，赐晚生细细一相？”年遐龄道：“可以可以。”随命人传年福，就叫他带了小三进来。

一时年福传进，见过主人，垂手侍立，听候示下。那年小三虽只有六岁，却生得虎头燕颌，猿臂狼腰，双眸炯炯，那一股精悍之气，再也藏敛不住。年福叫他向老爷请安。小三

请过安，回头瞧见知机子，指着问道：“这是谁？”发音异常洪亮。知机子赞不绝口，随向年遐龄道：“并不是晚生敢在大人跟前唐突，依相论相，这位小管家的功名福泽、才气威权，远在公子之上。这位小管家端的了得，大人倒不可轻视了。”正是一笔如刀，劈破昆岑分玉石；双瞳似电，照清苍海辨鱼龙。年遐龄听了，很有几分不自在。正欲开言，忽见一人扑地跪倒面前，叩头如捣蒜，嘴里连称：“奴才死罪！奴才该死！恳求老爷开恩！”年遐龄吃一大惊。

欲知跪者何人，所为何事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 第二回 讲中庸塾师受窘

### 裁狂狷名士踵门

话说年遐龄正与知机子讲话，忽有一人扑地跪倒面前，叩头如捣蒜。年遐龄急忙瞧时，这跪倒的不是别人，正是府里世仆管门的年福。遐龄暗忖，这年福素来谨慎，怎么忽地请起罪来？随道：“年福，你有什么事、什么话尽管回我，我总不罪你是了。”年福未语之先，先叩一个头，嘴里还说：“谢老爷不罪之恩。”遐龄道：“快讲吧。”年福指着小三道：“这位小爷，实是老爷的血胤，奴才斗胆，冒他作儿子，已有六年之久，实是该死！”遐龄愕然问故。年福就把当年的事，一是从头说了一遍。知机子道：“怪道呢，我原想老鸦窝里，那里会出凤凰，原来有这么一回事。照管家说来，这位公子，实是有些来历。从前春秋时光，楚国的斗谷于菟斗子文，弃在山谷中，大虫衔去喂他乳吃，后来为楚国的贤相，公子将来怕不是国家柱石，朝廷栋梁，堪贺堪贺。”

年遐龄还未回答，早见一个家人出来道：“太太请老爷。”遐龄脸上顷刻变色，没奈何，只得跟随入内。一合子，喜孜孜出来道：“太太听得这一回事，很欢喜，就叫我认了。年福，你这个人，真是咱们家的大功臣，回过太太还要重重的赏你呢。”当下就叫知机子择了个吉日，叫小三归

宗。

到了这日，先祭祖宗，后参父母，归了宗，亲友闻知，都来称贺。遐龄替他取名叫作羹尧。羹尧、希尧，弟兄相叙。年太太倒也并不偏爱，兄弟两个，服御饮食，都是一般看待，无奈两人性情差的太远，一个温文尔雅，一个桀傲不驯，年遐龄每怪他在奴才手里长大，究竟少了教养。

到了七岁这一年，遐龄便叫他兄弟两个入学念书，请的师傅是一位宿学老儒。两个儿念起书来，羹尧是一目十行，到口成诵，希尧虽也不钝，比了乃兄，真是赐也回也，相差远甚了。到了十一岁，羹尧“十三经”都已念完，希尧则除“四书”之外，堪堪念得《诗》《书》两经。先生见羹尧这么颖悟，便叫他听着讲书。无奈这位公子，心地虽然灵通，性情却欠醇静，略有一知半解，就要搬驳先生。那先生往往被他问得个顿口无言。一日，那先生开讲《中庸》，开卷便是天命之谓性一章，先生见了那没头没脑，辟空而来的十五个大字，正不知从哪里开口，才入得进中庸两个字去，只得先看了一遍高头讲章，照着那讲章，往下敷衍半日。才得讲完，羹尧便问道：“先生讲的天以阴阳五行，化生万物，这句我是懂了，下面于是人物之生，因各得其所赋之理，以为五常健顺之德，难道那物也晓得五常仁义礼智信不成？”先生瞪着眼睛，向他道：“物怎么不晓得五常？那羔跪乳，乌反哺，岂不是仁？獬触邪，莺求友，岂不是义？獭祭鱼，雁成行，岂不是礼？狐听冰，鹊营巢，岂不是智？犬守夜，鸡司晨，岂不是信？怎的说得物不晓得五常？”先生这一段话，本也误于朱注，讲得有些牵强。羹尧道：“照先生这么讲来，那下文的人物各得其性之自然，直说到则谓之教，若礼乐刑政之

属是也，难道那禽兽也晓得礼乐刑政不成？”一句话把先生问急了，说道：“依注讲解，只管胡缠。人为万物之灵，人与物，一而二，二而一者也，有甚么分别？”他听了哈哈大笑，说：“照这等讲起来，先生也是个人，假如我如今不叫你人，叫你个老物儿，你答应不答应？”先生登时大怒，气得浑身乱抖，大声喊道：“岂有此理！将人比畜，放肆放肆！我要打了。”拿起戒尺来，才要拿他的手，早被他一把夺过来，扔在当地，说道：“甚吗？你敢打大爷，大爷可是你打得的？照你这样的先生，叫作通称本是教书匠，到处都能雇得来，打不成我，先教你吃我一脚吧！”照着那先生的腿窝子就是一脚，把先生踢了个大仰爬，脚子倒在当地。年希尧见了，赶紧搀起先生来，一面劝阻哥哥休得无礼。只是他那里肯依从，还在那里顶撞先生。先生道：“反了反了！要辞馆了！”

正在闹得烟雾尘天，恰巧年遐龄送客出来听见。送客走后，连忙进书房来，问起原由，才再三的与先生陪礼，又把儿子着实责了一顿，说：“还求先生以不屑教诲教诲之。”那先生摇手道：“否，大人，我们宾东相处多年，君子绝交，不出恶声，晚生也不愿是这等不欢而散，既蒙苦苦相留，只好单叫这二令郎，作我个陈蔡及门。你这个大令郎，凭你另请高明，倘还叫他由也升堂起来，我只得不脱冕而行矣。”年遐龄听说无法，便留年希尧一人课读，打算给年羹尧另请一位先生，叫他弟兄两个，各从一师受业。但是为子择师，这桩事也非容易，更兼年遐龄每日上朝进署，不得在家，那夫人又身在内堂，照应不到外面的事。

这个当儿，那年羹尧离开书房，一似溜了缰的野马，益发

淘气得无法无天。年府又本是个巨族，只那些家人孩子，就有一二十个。他便把这般孩子，都聚在一处，不是练着挥拳弄棒，便是学着打仗冲锋，大家顽耍。那时清初的时候，大凡旗人家里，都还有几名家将。与如今使雇工家人的不同，那些家将，也都会些摆跤打拳，马枪步箭，杆子单刀，跳高爬绳的本领。所以从前征噶尔旦的时候，曾经调过八旗大员家的库图执兵，这项人便叫作家将。年府上的几个家将，里面有一名教师，见他家大爷好这些武艺，便逐件的指点起来。他听得越发高兴，就置办了许多杆子、单刀之类，合那群孩子，每日练习。又用砖瓦，一堆堆的堆起作个五花阵、八卦阵，虽说是个玩意儿，也讲究个体生伤杜，景死惊开，以致怎的五行相生，八卦相错，怎的明增暗减，背孤击虚，教那些孩子们，穿梭一般演习，倒也大有意思。他却搬张桌子，又搁张椅子，坐在上面，腰悬宝剑，手里拿个旗儿，指挥调度。但有走错了的，他不是用棍打，便是用刀背打，因此那班孩子，怕的神出鬼没，没一个不听他的指使。除了那些玩耍之外，第一是一味的里爱马，他那爱马，也合人不同，不讲毛皮，不讲骨格，不讲性情，专讲本领。年遐龄家里，也有千来匹好马，他都说无用，便着人日到市上拉了马来。看他那相马的法子，也与人两道，先不骑不试，止用一个钱，扔在马肚子底下，他自己却向马肚子底下去拣那个钱，要那马见了他，不惊不动，他才问价。一连拉了许多名马来看，那马不是见了他，先蹊蹶咆哮的闪躲，便是吓得周身乱颤，甚至吓得撒出溺来。

这日夔尧偶自出门，看见拉盐车驾辕的一匹铁青马。那马生得来一身的卷毛，两个绕眼圈儿，并且是个白鼻梁子，

更是浑身磨得纯泥稀烂，他失声道：“可惜这等一个骏物，埋没风尘！”也不管那车夫肯卖不肯，便唾手一百金，硬强的买来。可煞作怪，那马凭他怎样的摸索，风丝儿不动。夔尧便每日亲自看着，刷洗喂养起来。那消二三个月的工夫，早变成了一匹神骏。他日后的军功，就全亏了这匹马，此是后话。

却说年遐龄好容易给他请着一位先生，就另收拾了一处书房，送他上学，不上一月，先生早已辞馆而去。落后一连换了十位先生，倒被他打跑了九个，那一个还是跑的快，才没挨打。因此上前三门外，那些找馆的朋友，听说年府相请，便都望影而逃。年遐龄为了这事，很是烦闷。恰好这日下朝回府，轿子才到门，转正将要进门，忽见马台石边站着一个人，戴一顶雨缨凉帽，贯着个纯泥满锈的金顶，穿一件下过水的葛布短襟袍子，套一件磨了边儿的天青羽纱马褂子，脚下那双破靴。靠马台石边放着一个竹箱儿，合小小的一卷铺盖，一个包袱。那人望着遐龄轿傍，拖地便是一躬。轿夫见有人参见，连忙打住杵杆。年遐龄那时正在工部侍郎任内，见了这人，只道他是解工料的微员，吩咐道：“你想是个解官，我这私宅向来不收公事，有什么文批，衙门投递。”那人道：“晚生身列膠庠，不是解差，因仰慕大人的清名，特来瞻谒，倘大人不惜阶前盈尺之地，进而教之，幸甚。”年遐龄素日最重读书人，听见他是个秀才，便命落平，就在门外下了轿，吩咐门上给他看了行李，陪那秀才进来。让到书房待茶，分宾主坐下，因问道：“先生何来？有甚见教？”那秀才道：“晚生姓顾名繁，别号肯堂，浙江绍兴府会稽人氏，一向落魄江湖，无心进取。偶然游到帝都，听得十停人

倒有九停人说，大人府上有位大公子要延师课读，晚生也曾囑人推荐，无奈那些朋友，都说这个馆地，是就不得的。为此晚生不揣鄙陋，竟学那毛遂自荐，倘大人看我可为公子之师，情愿附骥，自问也还不至于尸位素餐，误人子弟。”年遐龄正在请不着先生，又见他虽是寒素，吐属不凡，心下早有几分愿意，便道：“先生这等翩然而来，真是倜傥不群，足占抱负。只是我这第大的豚犬，虽然天资尚可造就，其顽劣殆不可以言语形容。先生果然肯成全他，便是大幸了。请问尊寓在那里？待弟明日竭诚拜过，再订吉期，送关奉请。”顾肯堂道：“天下无不可化育的人才，只怕那为人师者，本无化育人才的本领。又把化育人才这桩事，看成个贸利的生涯，自然就难得功效了。如今既承大人青盼，多也不过三五年，晚生定要把这位公子送入清秘堂中，成就他一生事业。只是此后书房功课，大人休得过问。至于关聘，竟不消拘这形迹，便是此后的十艇两餐，也任尊便。只今日便是个黄道吉日，请大人吩咐一个小僮，把我那半肩行李搬了进来，便可开馆，又何劳大人枉驾答拜？”年遐龄听了大喜，一面吩咐家人，打扫书房，安顿行李，收拾酒饭，预备贄仪，就着公服，便陪那先生到了书房。立刻叫年羹尧穿衣出来拜见。一时摆上酒席，遐龄先递了一杯酒，然后才叫儿子递上贄仪拜师。顾先生不亢不卑，受了半礼，便道：“大人请便，好让我与公子快谈。”年遐龄又奉了一揖，说：“此后弟一切不问，但凭循循善诱。”说罢辞了进去。

那年羹尧也不知从哪里就来了这等一个先生，又见他那副偃蹇寒酸样子，更加可厌，方才只因在父亲面前，勉循规矩不好奚落他，及至陪他吃了饭，便问道：“先生你可晓得以前



那几个先生是怎样走的？”顾肯堂道：“听说都是吃不起公子的打走的。”年羹尧道：“可又来，难道你是个不怕打的么？”顾肯堂道：“我料公子决不打我。他那些人，大约都是一般呆子，想他那讨打的原故，不过为着书房的功课起见。此后公子欢喜到书房来，有我这等一个人，磨墨拂纸，作个伴读，也与公子无伤；不愿到书房来，我正得一觉好睡，从那里讨你的打起呢？”不知年羹尧如何回答，且听下回分解。